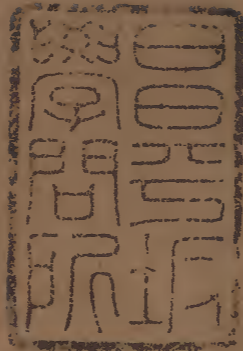


分次春秋左傳



漢書門			
八	三	六	三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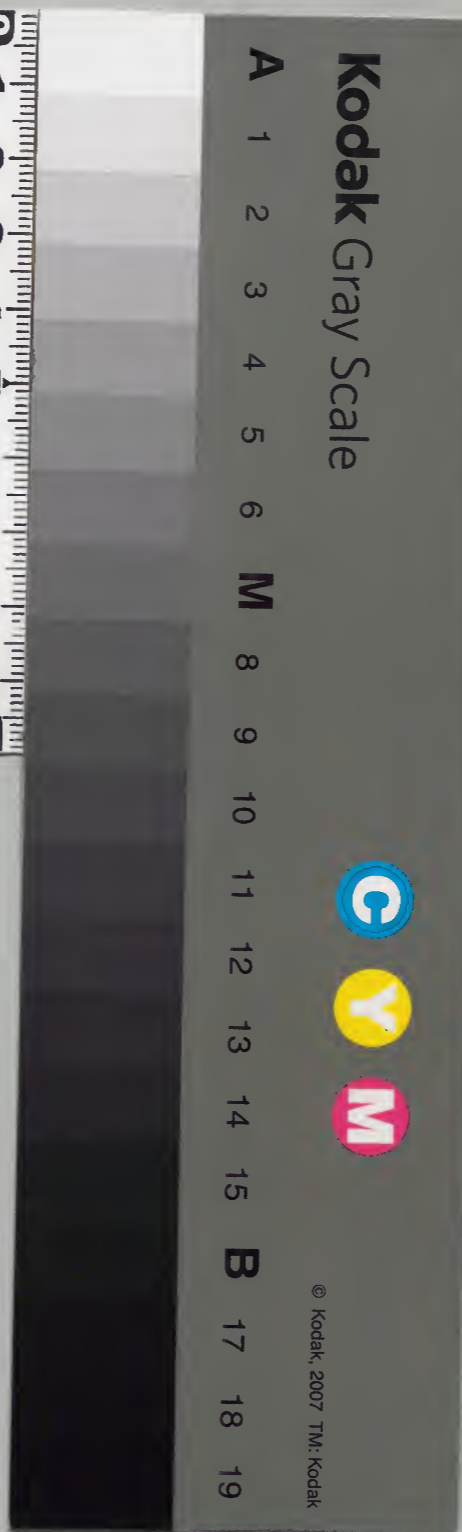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八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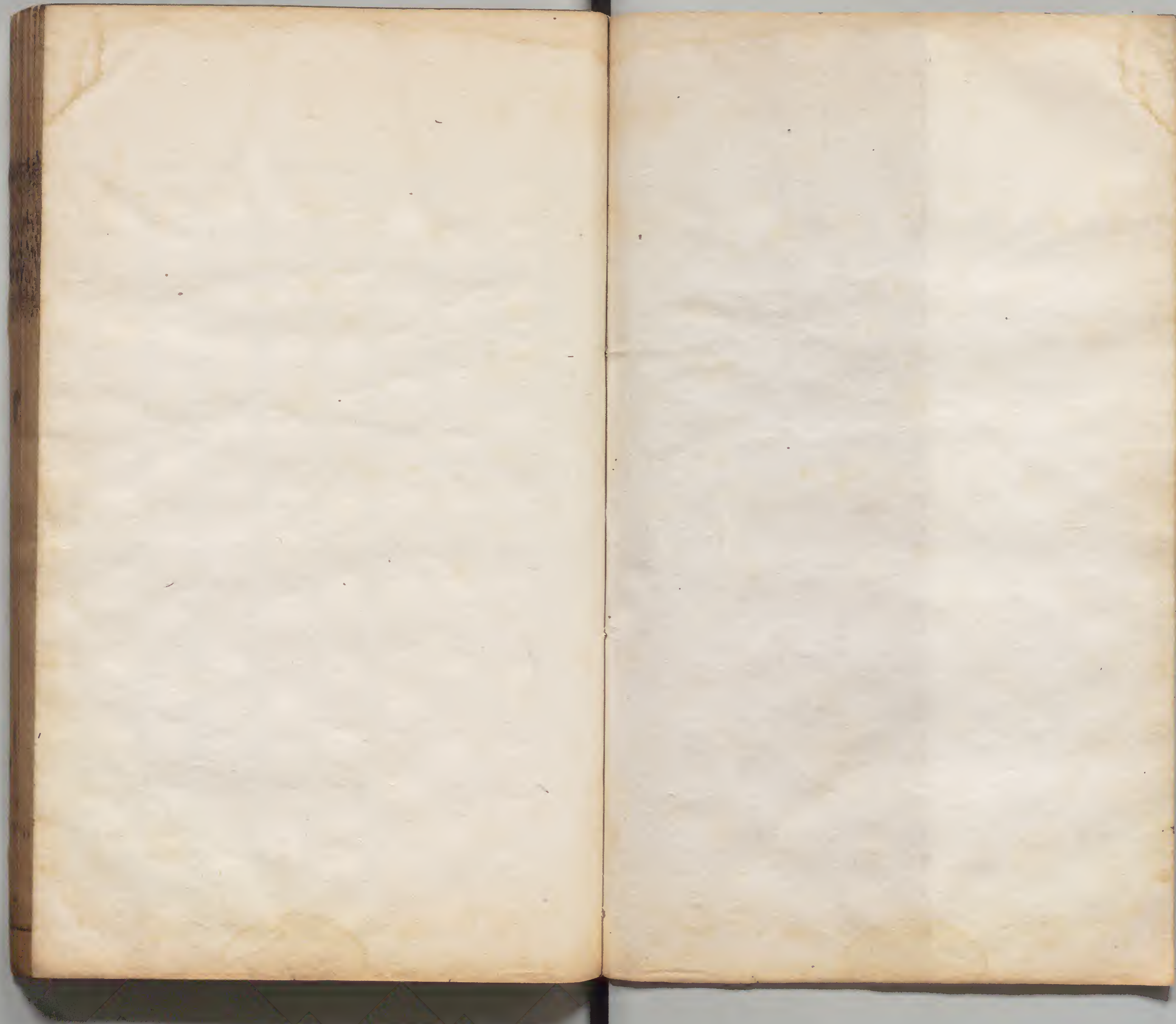
春秋書

共八本

十三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62	
冊數	8	(7)	
函號	274	162	





春秋左傳



昭公下

十有一年

淺草文庫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冷州鳩曰、王其以
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
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
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樛、則和於物、物和則嘉
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
成、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樛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天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

叙事嚴核且入細第略嫌肉少議論語不甚濃稍覺碎宜合後二段為一篇

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華登貍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

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疆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恠禦諸橫華

細

細

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十八月乙亥叔輒卒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廚

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益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雉偃州負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

意隋

今邊軍唯用短刀即此意

細

皆用劔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娃居于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鷺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于欒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

細

細

描寫儘入妙
但略碎略極
之錯綜頓挫
之致

春秋左傳

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句
抽受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
死干犢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
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
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
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
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
遠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

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
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

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
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
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
人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
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

春秋左傳昭公下

無他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

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

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

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

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離命

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

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

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

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

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

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
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貍華登皇奄傷省臧士
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
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
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
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蚩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

王室亂一事
須提首尾事
為一篇事情
方完備方見

事奇

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
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
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
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
子單子立劉蚩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
盟羣王子于單氏

○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

意太與費解
細玩六首只
在人異雞一
句上後二犧
字只作寵用
字看即得茲
甘為用我者
死意實寓於
內

唯叙追奔伐
取等事頭緒
多周折亦多
又不細叙但
略以字通過
而自覺熱鬧
讀之輕就其
音其妙處只

在文法變化
是史記平陽
絳侯世家之
祖

月荀吳畧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
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
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
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
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肯盟

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頰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
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
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
子殺還姑發弱醜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
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
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
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
廢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

入于王城以五部兵于...
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
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
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鄆肸伐皇大敗獲鄆
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
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巳巳伐單氏之宮敗焉
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
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
王城庚申單子劉蚩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

敗陸渾于社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巳丑敬王即

位館于子旅氏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
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
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
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

南

二十有三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

郭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

庚戌還

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細 詳挾插寫入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

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

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

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

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

期如字亦只是立而待命恐無過夜之理杜註從

辭命

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

旦三旦為期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圍誘劉佗殺之丙

簡核仍與前三章同調

戊申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
敗劉子還巳丑召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戌尹
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
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
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
西闈丙寅攻蒯蒯潰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
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

烏存執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
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
來奔齊人納郊公子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燿吳公子光
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
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調未鍊

擬出生語略
費辭然亦眾
學
三軍帥操戰
後是變法叙

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

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天王居于狄泉

尹氏立王子朝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西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

人以震書亦

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啟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遠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遠澨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

高論

此語在今已熟

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忝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
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
二十有四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嚳以甘
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長弘曰甘氏又往矣對
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
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
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媯至自晉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蹕待于門
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
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牟彌逆吾子叔
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
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早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

佳喻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秋八月大雩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

恠事

冬吳滅巢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

此句法亦好
此傳亦帶用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
甲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甲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

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翬**。翬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

略有排法然
大槩平緩無
警策

春秋左傳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
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
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
弟姑姑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
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
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

鬪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
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
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
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
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亦宜
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
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
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

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
 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
 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
 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
 有鸛鵒來巢
 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
 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
 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
 蹇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禰父喪勞宋父以

絕不稍殆似
 類風謠或在
 公有潤色

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
 其將及乎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
 嬖與饗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
 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

瑣叙處見境

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
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
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
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邠之雞鬪季氏介其雞
邠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邠氏且讓之故
邠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
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
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臧孫曰此

三段明誓不
碎

叙三怨緣由
詳核此下語
未甚淨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
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
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祖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
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
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
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
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三人之前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蕝蕝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數語稍滯

寫情狀宛然

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孫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

有境

意高語簡妙

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
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
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
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
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
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
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

辭命

子家子節之
有識此文於
不聽然伯處
見態

意精而語未
工此是鍊法
未盡

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
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
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
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
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
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
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昭子曰意欲殺也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

辭命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卽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楸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

遂行巳亥卒于曲棘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為信

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

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

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

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邠邠魴假使為賈正焉計

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

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

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

○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蒞人焉城丘皇遷訾人

焉使熊相禡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

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

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城其地常用
郭字新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璵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能
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齧以錦示子猶
子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曲叙有情致

深
謬論却入人

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
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
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
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
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
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

有鍊法

益入細但節
奏尚未極

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
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
繇胸汰輶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
駕人以爲馮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
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
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
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

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
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
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
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
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
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山與子亢于某王入齊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

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

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

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守闕塞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

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

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

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

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

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

是辭命大篇
平鋪去六
有音節第尚
未入妙境

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
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
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子尸及
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
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
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
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
人之迷敗傾覆而溺人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

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竝忝其望以祈王身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
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
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
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廓則是兄弟之能用力
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
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
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

連七箇四字
句覺重拙

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
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顛王甚
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
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
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
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
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
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
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

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
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
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
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
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
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
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

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

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

矣與天地竝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
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
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
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
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

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
以觀諸侯楚右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
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
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
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
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

寫事踴躍却
乃字琢句鍊
無一語不工
絕鍊文而快
叙最不易得

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
至不吾廢也縛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
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
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
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
偽足疾入于堀室縛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
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
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

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
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
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
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
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

以鍊勝

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
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
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
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
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
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
師退遂令攻郤氏且葬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

此姿態亦新

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
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
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
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
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
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
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于扈

亦有章法

春秋左傳
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
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
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
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
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
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
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

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
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
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
悞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旣禍之而自福
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
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
且知

文直而快
逸近戰國

春秋左傳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

一意分仁知
前後若相應
秀句婉收帶
近戰國

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春秋左傳昭公下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

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亦緊鍊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

快語甚動有

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愁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

隋語

抄論

尤物字于今已陳

走謁二字似可省然波瀾姿態正在此等處

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黶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

春秋左傳

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

三條勢錯落

何用迷如許
繁而不切

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

春秋左傳 昭公下

三十九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曲述有致

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

乎

冬葬滕悼公

精婉有妙致

○冬榑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闔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榑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久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

於得妙大有姿態

醞藉可詠詠與新招之詩同說
 隄收有韻更無容多着一語

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榑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

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

來之。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啟服塹而死，公將爲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與優孟同告
然據此則
叙之有端也

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

秋七月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存典故

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
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
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
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
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
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
該曰脩曰熙實能登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
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
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

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
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
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冬十月鄆潰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

六微有章法
而未鍊鈔

與叔向論刑
書同意

易猶書言以
亡貨易之也
數語稍簡

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
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
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
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
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
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
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
非公且徵過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

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

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

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微婉有致
然較之子產
諸辭命尚隔
一塵何者語
淺而力弱此
是之脩飾潤
色之功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
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
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
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
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
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
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
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
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
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
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
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
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
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
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

不其鍊淨然
亦勁有力

兩波是常調
上三句以二
乎字為勢是
小變

春秋左傳

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
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巴邠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
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
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此調法則純
是戰國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

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
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
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
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
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春秋左傳 昭公下

大槩精核有
深味

辭命勁鍊妙
妙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
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
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
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
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
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
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
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
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

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
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
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
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

簡而醒透

六簡有力

婉

太峻

歸祭二字尤簡妙

春秋左傳
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
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
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
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
得歸

秋葬薛獻公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
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

馬戎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
子胥之謀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名而不如
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
弗可滅已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
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益而名章
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

雖未甚淨然却跌宕有勢此亦是左氏變調

春秋左傳昭公下

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
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
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
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
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
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
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
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
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
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
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
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
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

春秋左傳 昭公下

春秋左傳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

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為伯父

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

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辭命雅調第
文勢略鬆又
常語亦多此
亦是爐錘未
到

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

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

人有天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

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

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

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

春秋左傳昭公下

五十二

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
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
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
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
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
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巳丑士彌
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

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
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十有二月巳未公薨于乾侯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巳未公
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
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

層々說去亦
有布置法第
終是淺易雖
近淨而色不
濃

春秋左傳

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
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
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
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
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

曲終奏雅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
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
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
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萬曆丙辰夏吳興閔齊華閔齊伋閔象泰
分次經傳

春秋左傳昭公下

五十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左傳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傒曰將建天

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

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

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

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
 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
 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
 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
 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
 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
 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

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
 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
 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
 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萇
 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
 為不可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亦只是淨雅
趣婉致皆從
淨生

無可下圈點
處然自是佳
初看覺佳而
看却如此
佳是意達不
耐再觀是辭
未工

雅語有調

亦只是倒字
向若云將鼎
公氏即順矣

春秋左傳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
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
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
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
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
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
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
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
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
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

春秋左傳定公

三

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目信也將焉
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
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二年春王正月

宜入下年

○二年夏閏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

伐桐為我使之無忌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

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

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閤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閤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閤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冬盟于邾脩邾好也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細玩亦有曲
致而意味自
覺不甚長此
由語率而力
不勃

春秋左傳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
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
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
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
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
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
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臯鼬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
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

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
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
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
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醒首一句點

魯是扯伴晉
甚微諷
不甚濃腴然
稍有餘法
波流動故離
使事多亦不

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
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
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
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

詩衛

前詳於民
此詳於十
是互法

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絳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

周或想是
八索之二

頃性有妙

刺蔡

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基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總較諸同姓
仍不離魯衛

淋漓有態

不云晉為侯

伯但共云曹

為伯向是婉

法

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
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
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
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
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
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

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

蔡滅沈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春秋左傳定公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鄆庚辰吳入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犂之孫詒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

叙戰事濃
映有態

此處鍊勁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

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

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兩節語簡
有致

語略常便
覺勢鬆

西語緊峭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

意帝而發
得透快

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之雍澁五戰及郢巳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

曲有境

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唯

語常而無
可刪

註命

有境
常

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巳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

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
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
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
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
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
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
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辭命起三語
子絕

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
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
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
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
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歸粟于蔡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於無資

於越入吳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

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師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

夾忙插入

亦是五敗

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
 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
 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
 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
 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
 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
 終不正視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
 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
 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
 於成、曰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
 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
 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
 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
 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

壹懷胥作

餘波

保路非是保
安路人蓋王
由此入恐路
為吳所斷杜
註立曰脾洩
保安道路人
略說

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
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
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
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
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
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
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
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弗能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
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
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
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
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
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
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唯周公康叔
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
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
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
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
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
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
入焉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

意高

○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

○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繇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辟僖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於儀栗以叛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夏四月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

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

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

○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王于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

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

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

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

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精簡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

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

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

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

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

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

○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
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
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
公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
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
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二月公侵齊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
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

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容
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
名之曰陽州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
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
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

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軟涉佗按

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

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

精隲

莊激意有

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小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

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

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

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

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

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

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

叙事入細

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
 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關也遂侵衛正始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

此段精神

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
 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
 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
 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
 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

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

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

○鄭駟歛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

句法全同
易子梁二字
未敢謂善

春秋左傳定公

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
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
逐桐門右師
○鄭駟歎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
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
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

頓挫有波

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
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

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

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上勁活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
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
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
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
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
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
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

此收救語
充醒快

有亂乎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
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
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
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
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

不云爭登如
云讓登用意
自抄

險峭

有此讓後
前讓愈有味
以視求妙

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暫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

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緘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春秋左傳 定公

春秋左傳卷之八
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

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
中不啟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
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
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
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帥師圍郕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

亦委曲有
情致

曲

此胡澹菴
事所自出此
句法於今亦
已陳

此下敘節
節有情

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
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
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
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
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
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
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

春秋左傳定公

多方以誤之
曲盡情態

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
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
駟赤與邠人爲之宣言於邠中曰侯犯將以邠
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
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
而得紿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徇魯必倍與子
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
駟赤使周禚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直至此猶
如此細記

亦細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
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
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甲
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

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
宋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
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
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
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
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

辭命

意高

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
十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
以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
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
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陳入于蕭以叛公封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
夏四月大旱自曹入于蕭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刺木十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

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夫為宋患寵向魋故

宋也之

冬及鄭平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

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

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邠季

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

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

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

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郟氏使師伐

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邠意茲曰可銳師

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

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

之軒唯邠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

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

駕也下在今
人必更着一
句然不用固
有雅致

春秋左傳

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
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

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

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
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
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
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
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
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
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
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
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

春秋左傳 定公

三十四

豫為後也

詳叙情由自
是左氏常調
第平述平節
奏便覺近絮
所以文字貴
鍊

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
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臯夷無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
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
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
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
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
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
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
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
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薛弒其君比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鱣而告
之史鱣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

春秋左傳
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黜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亂則矣三案未詳何處戍也
十有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

戍來奔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正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益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以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王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句踐患吳之

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

此章稍精
事奇

語更奇

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

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

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

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

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

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

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

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天子蒯聵獻

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益歸

太深別

吾艾緞天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

見天子天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天子奔宋盡

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天子告人

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天子則禍余大

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

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

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

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

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

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

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

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

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

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

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

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

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齊侯衛侯次于遽挈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辛巳葬定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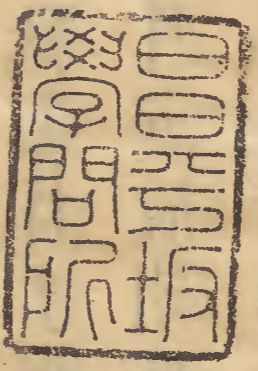
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萬曆丙辰夏吳興閔齊華閔齊伋閔象泰

分次經傳



文化丙子

